

世界文豪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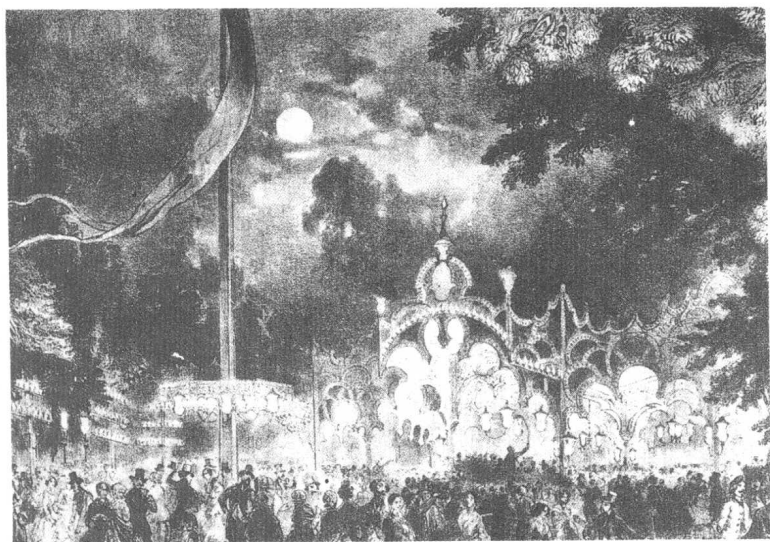
桂裕芳 主编

严胜男 邵济源 赵克非等 译

第9卷

莫泊桑小说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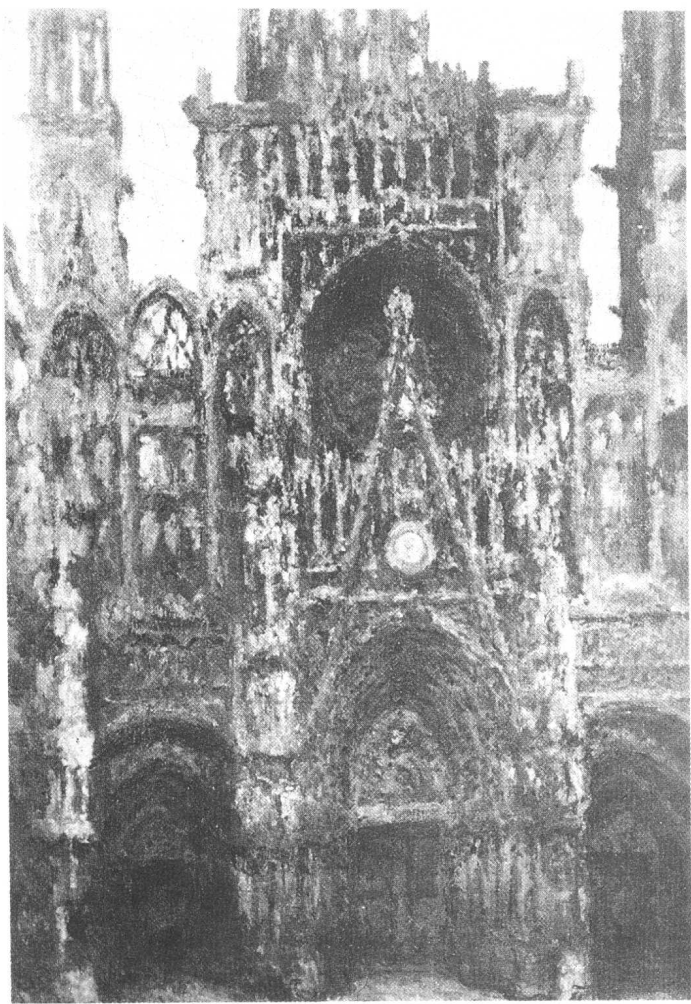


舞 会



《星夜》

——夏加尔 作



《鲁昂大教堂》

——莫奈 作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1886.10.11—1891.1.9)

佃户	严胜男 译 (1)
奥尔拉	严胜男 译 (10)
窟窿	严胜男 译 (20)
警报	严胜男 译 (28)
爱情	严胜男 译 (36)
克洛谢特	严胜男 译 (42)
流浪汉	严胜男 译 (48)
新年礼物	严胜男 译 (62)
埃尔梅夫人	严胜男 译 (70)
三王来朝节	严胜男 译 (79)
一个晚上	严胜男 译 (94)
门	严胜男 译 (102)
男爵夫人	严胜男 译 (109)
奥尔拉 (1887)	桂裕芳 译 (115)

亡者	邵济源 译 (142)
夜 (噩梦)	邵济源 译 (148)
于松太太的美德少年	邵济源 译 (154)
兔子	邵济源 译 (173)
父亲	邵济源 译 (183)
传令兵	邵济源 译 (189)
莫瓦洪	邵济源 译 (194)
杀人犯	邵济源 译 (202)
“白菜”	邵济源 译 (208)
火星入	邵济源 译 (217)
发针	邵济源 译 (226)
离婚	邵济源 译 (233)
我们的信	邵济源 译 (244)
嬷嬷的二十五法郎	邵济源 译 (251)
溺死鬼	邵济源 译 (258)
残者	邵济源 译 (266)
肖像	邵济源 译 (273)
奥托父子	邵济源 译 (278)
一夜	邵济源 译 (294)
布瓦泰勒	赵克非 译 (314)
阿鲁玛	赵克非 译 (324)
幽会	赵克非 译 (351)
港口	赵克非 译 (359)
面具	赵克非 译 (370)
考验	赵克非 译 (380)

亚力山大	赵克非 译 (392)
魔椅	赵克非 译 (398)
苍蝇	赵克非 译 (409)
橄榄园	赵克非 译 (421)
无益的美	赵克非 译 (452)
谁知道?	赵克非 译 (476)
公墓妓女	赵克非 译 (491)
那以后	赵克非 译 (501)
小贩	赵克非 译 (508)

附 录

温泉	赵克非 译 (519)
专栏文章	赵克非 译 (531)
节日	赵克非 译 (537)
从巴黎到厄伊斯特	赵克非 译 (542)
怎样聊天	赵克非 译 (555)

佃 户

勒内·迪·特雷耶男爵问我：

“您愿意在猎期开始时和我一块到我的玛朗维尔农场去打猎吗？您会使我高兴的，我亲爱的。再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去这个猎区很不方便，我过夜的屋子非常简陋，我只能把非常亲密的朋友带去。”

我同意了。

于是星期六我们乘去诺曼底的火车出发了。在阿尔维尔车站，我们下了车，勒内男爵指着一辆带有长凳的乡式载人马车叫我看，马车套着一匹胆小的马，一个高个子白发农夫拉着它，勒内对我说：

“这就是我们的车马，我亲爱的。”

男人向他的主人伸出手，男爵紧紧地握着它，一边问道：

“怎么样，勒布鲁芒师傅，你好吗？”

“还是老样子，男爵先生。”

我们登上这座在两个特大的轮子上晃动的、悬挂式的鸡笼子。小马猛地偏闪一下，开始奔驰起来，把我们像球一样抛在空中。每一次跌落在木凳上都使我产生一阵巨痛。

农夫用他平静、单调的嗓音连声说道：

“哎，哎，慢点儿，慢点儿，穆塔尔，慢点儿。”

然而穆塔尔并没有听进去，像一头小羊羔似地蹦蹦跳跳朝前奔跑。

我们的两条狗呆在我们后面车厢的空处，它们直起身，嗅闻平原上的空气，一阵阵猎物的气味从那儿飘过来。

男爵用忧郁的目光看着远方广袤的诺曼底田野，田野起伏不平，景色凄凉，如同一座宽旷的英国猎场，一望无垠的猎场。那里的农场四周围着两排或四排树木，种满了矮壮的苹果树，遮挡住房舍；农场勾画出一望无际的树丛和花丛的景象，这是园林艺师在描绘王侯府邸的轮廓时所追求的景象。勒内·迪·特雷耶突然低语道：

“我爱这片土地，在这里有我的根。”

他是个高大、纯血统的诺曼底人，肚子稍大，出身于古老的海盗种族，他们在所有的大洋岸边建立起一些王国。他大约五十岁左右，可能比给我们驾车的农夫小十岁。这农夫是个瘦子，一个瘦骨嶙峋的农民，像一个活了一个世纪的人。

四轮马车在布满石子的路上奔驰了两个小时，穿过一成不变的绿色平原，然后驶进一座有苹果树的院落，停在一幢破败不堪的老楼前，一个年轻小伙子抓住马匹，一个女仆在一旁等候。

我们走进农场。被烟熏黑的厨房又高又宽。铜器和上彩釉的陶器被炉膛的火照得闪闪发光。一只猫在椅子上睡觉，一只狗睡在桌子下面。厨房里面有奶味、苹果味、烟味和无法形容的古老农舍的气味、泥土味、墙味、家具味、溢出来的陈汤味、陈旧的洗涤味和年老居民的气味、牲畜和人的混合气味、东西和活物的气味、时代的气味——过去时代的气味。

我出来再次察看院落。它很大，植满了古老的苹果树，粗

矮、扭扭弯弯，上面果实累累，落在周围的青草上。在这座院子里，诺曼底苹果的芬香和法国南方海岸上鲜花盛开的桔树的香味同样浓烈。

四排橡树环抱着这个院落。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它们高耸得似乎直插云霄，树梢迎着晚风来回摇曳，唱着一支无休无止的悲凉的歌。

我回到屋里。男爵在炉边烘脚，一边听他的佃户谈论当地的事情。他讲了婚事、哪些孩子出生、哪些孩子死去，然后又谈了种子的跌价和牲畜的情况。弗拉尔德（在弗莱买的一头母牛）在六月中生下一头小牛。去年的苹果酒质量平平，这个地区的苹果越来越少。

然后，我们吃晚饭。这是一顿美味的乡间晚餐，简单而丰盛，我们轻轻松松地吃了很长时间。在整个用餐期间，我首先对男爵和佃户之间亲密相处的动人情景感到吃惊。

外面，山毛榉在夜风的吹动下依然哗哗作响，而我们关在牛棚里的两条狗发出凄厉悠长的吠声。大壁炉里的火熄灭了。女仆已回去睡觉。勒布鲁芒师傅说：

“男爵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去睡觉了，我没有熬夜的习惯。”

男爵向他伸出手，对他说：“去吧，我的朋友。”声调非常真诚，农夫一离开，我问道：

“这个佃户，他对您很忠诚，是吗？”

“远不止如此，我亲爱的，这是一出悲剧，一个极其简单、哀伤的古老悲剧，它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故事是这样的……”

您知道我父亲是骑兵上校。这位老人，佃户的儿子，年轻时当过他的勤务兵。后来，我父亲辞了职，这个四十岁左右的

老兵又给他当仆人。我呢，我当时三十岁。我们那时住在瓦尔雷纳城堡，位于德贝克-昂-科附近。

在那个时候，我母亲的贴身女仆是世间最漂亮的一位姑娘，金黄色的头发，机灵、活泼、苗条，一个真正聪明伶俐的贴身侍女，如今已经见不到的旧式侍女。今天，这种女人立刻当上了妓女。巴黎通过铁路吸引她们，召唤她们，一旦她们长成妙龄女郎时，便收容她们，而在从前她们一生都当普通女仆。所有路过的男人，就像以前征兵中士寻找新兵一样，雇佣并解雇这些小姑娘，我们只剩下女性的渣滓做佣人，这些人粗俗、卑鄙、平庸、畸形、丑陋不堪，不可能发生艳情。

唔，这个姑娘很迷人，在阴暗的角落里，我拥吻过她几次。仅此而已；哦！仅此而已，我对您发誓。再说，她是个正派人；而我，我尊重妈妈的女仆，今天的浪荡公子几乎不会这样做。

然而，爸爸的贴身男仆，以前的士兵，您刚才看到的老佃户，疯狂地爱着这个姑娘，但是他爱得和别人不一样。起先，我们发现他什么都忘记，什么也心不在焉。

我父亲不断地对他说：

“瞧，让，你怎么啦？你生病了吗？”

他回答说：

“没有，没有，男爵先生，我没什么事。”

他日渐消瘦，接着在伺候主人用餐时打碎杯子，弄掉碟子。大家认为他患上了一种神经性的病，请来了医生。这位医生认为他有脊髓疾病的症状。于是，对仆人十分关怀的我父亲决定把他送到疗养院。佃户知道这个消息后道出了真情。

他选择一天早晨他主人刮胡子的时候，用羞怯的嗓音说：

“男爵先生……”

“我的孩子。”

“我所需要的，您瞧，并不是药物……”

“啊！那是什么呢？”

“是结婚。”

我的父亲惊愕不已，转过身来，说：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嗯？”

“是结婚。”

“结婚？那么你是，那么你是……恋爱了……你这家伙？”

“是这样，男爵先生。”

我父亲纵声大笑起来，以致我母亲隔着墙壁叫道：

“你怎么啦，贡特朗？”

他回答她说：

“到这儿来，卡特琳。”

当她进来后，他笑得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向她讲述他的傻仆人愚蠢地得了相思病。

妈妈没有笑，而是满怀同情地问道：

“你爱上谁了，我的孩子？”

他毫不犹豫地说：

“是路易丝，男爵夫人。”

而妈妈认真地说：

“我们将尽量安排这件事。”

于是路易丝被我母亲叫来询问，她回答说，她很清楚让对她炽烈的爱情，让已经多次向她表示过，但是她根本就不愿意接受他的爱。她不愿说明原因。

两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爸爸和妈妈不断地催促路易丝姑娘嫁给让。她发誓没有爱上其他任何人，但又不能对她的拒绝说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最后，爸爸送给她一份厚礼——一大笔钱，她才改变态度；我们把他们作为佃农，替他们在我

们今天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安了家。他们离开了城堡，三年之中，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三年以后，我得知路易丝已经死于肺炎。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先后去世，我又有两年没有见到让了。

后来，在一个秋天，大约十月底，我突然想到这片精心照管的土地上来打猎，我的佃农向我肯定这里的猎物很多。

因此，在一个傍晚，一个下雨的傍晚，我来到这幢住宅。我看到我父亲旧日的士兵感到惊诧不已，他的头发全白了，虽然他还没有超过四十五六岁。

我请他坐在我的对面用晚餐，就在我们现在用餐的这张桌子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听到雨水敲打屋顶、墙壁和玻璃，如洪水在院子里流淌。我的狗在牛棚里吠叫，就像今晚我们的狗那样。

女仆去睡觉后，这个老兵突然低语道：

“男爵先生……”

“什么事，让师傅？”

“我有件事要告诉您。”

“说吧，让师傅。”

“事情是这样……它使我担心。”

“还是说出来吧。”

“您还记得路易丝，我的妻子吗？”

“当然记得她。”

“好吧，她委托我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

“一种……一种……好像是一种忏悔……”

“啊！……什么？”

“这……这……我还是不告诉您吧……但是，我应该……我

应该……好吧……她不是死于肺炎……这……这……她是忧伤而死的……说来话长。

“她到这儿来以后日渐消瘦，六个月后，她变得面目全非，面目全非，男爵先生，就像我娶她以前那种状态，只是情况倒过来，完全倒过来。

“我请来了医生。他说她患的是肝病，一种……一种……肝炎。于是，我买来药品，药品，三百多法郎的药品。但是她根本不愿意服这些药，她根本不愿意，她说：

“‘用不着，我可怜的让。没有关系。’

“我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她很痛。后来，有一次我还看见她哭泣。我不知道怎么办，是的，我不知道。我买来软边帽子、裙子、发蜡、耳环。没有用。我明白她就要死去。

“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一个下雪的傍晚，卧床不起的她要我去请教士。我去了。

“教士一来，她就对我说：

“‘让，我马上向你忏悔。我应该向你忏悔。听着，让。我从没有欺骗过你，从没有。无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从来没有欺骗过你。教士先生在场，可以作证。他了解我的灵魂。好吧，你听着，让，如果我死了，这是因为我为离开城堡而痛苦，因为我对……对勒内男爵怀有深厚的友情……深厚的友情，你听着，只是友情。这使我受不了。当我看不见他时，我感到自己会死去；我看见他，才觉得自己活着；仅仅是看见而已，再没有别的想法。等我不在人世时，我希望有一天你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你一定要告诉他，请你在教士先生面前发誓……发誓……他有一天将知道我因此而死去，我将感到安慰……是这样……你发誓吧。’

“我呢，我答应了，男爵先生。我信守诺言，一个正直人的

诺言。”

他停住不说了，眼睛盯住我的眼睛。

该死！我亲爱的，您想象不到当我听到这个不幸的人在这个雨夜，在这间厨房里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是多么激动，我万万没有料到是我杀死了他的妻子。

我吞吞吐吐地说：

“我可怜的让！我可怜的让！”

他低语道：

“情况就是这样，男爵先生。我们两人对此一无所能，无论是你，还是我……这无法挽回。”

我把手伸过桌子抓住他的手，哭了起来。

他问道：

“你愿意去墓地吗？”

我点头示意“去”，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站起来，点亮一只灯笼，我们冒着雨出发了，我们的灯笼蓦地照亮了如箭一般迅速落下的倾斜的雨滴。

他打开一道门，我看见一些黑色的木十字架。

在一块长方大理石前，他突然说道：“就在这儿。”然后把灯笼放在上面，以便我能看清碑文：

献给路易丝·奥尔当斯·玛里内

农夫让·弗朗索瓦·勒布鲁芒的妻子

她是忠实的妻子。愿上帝接受她的灵魂！

他和我，我们跪在泥地里，灯笼放在我们中间，我看着雨敲打着白色的大理石，变成水沫弹回来，然后在坚实而冰凉的

墓石四边流淌。而我却想着死者的心……哦！可怜的心！可怜的心！……

从此，我每年都回到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似乎总是原谅我的这个人面前，我就像罪人一样感到局促不安。

严胜男 译